

思綺綠哀新

譯甫蠡區 著梭電

盧梭：新哀綠綺思

THE NEW HELOISE

Jean Jacques Rousseau

伍蠡甫譯

伍范作面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初版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二版

1000——2000

實價五角

黎明書局版權所有

目 錄

譯者序	I
關於新哀綠綺思 (一)	IX
關於新哀綠綺思 (二)	XVII
新哀綠綺思	
(一) 真愛底路	1
(二) 訣別	21
(三) 理性的丈夫	35
(四) 面紗	49

譯 者 序

譯 者 序

新哀綠綺思 (The New Heloise) 是
法國大哲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底返於自然 (Return to
Nature) 主義底有力的宣傳品，也是
他在文學上的一種成功。原書是篇

譯 者 序

信札體的小說，涉及情緒，藝術，社會，鄉野生活，宗教，自殺，天然景物等，篇幅冗長，意重辭贅，不無缺點。世界名著集 (The World's Greatest Books) 裏有英文節譯本，刪減得當，使讀者的意識，集中在最能表現盧氏思想的一句話上：冲淡高超的人，如何可以不受社會儀式的薰染，去約束他們底熱情。本書就是從這節本邊譯的。

現代丹麥大批評家伯朗德司 (George Brandes 1842——)，在他底名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潮 (Main Currents in 19th Century Literature) 裏，有一章論及盧氏此書，英國政治家及作家

譯 者 序

莫雷 (John Morley 1838——) 底 盧梭 和 其時代 (Rousseau and His Era) 裏，有 The New Heloise 一章，都是很有價值的批評。茲一並譯出，列於卷首，可以增加讀者對於此書的欣賞和認識。

此外我覺得有兩部書，一向被認為與盧氏此書底淵源，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也應該在此一並提及：

(1) 歐洲十八世紀的小說底第一個作家立加孫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有克拉力沙 (Clarrisa) 一作；內述克拉力沙哈樂 (Clarrisa Harlowe) 不願嫁給她父母替她擇定的可厭的男人，而甘心去受洛夫雷

司 (Lovelace) 底保護，不想後來反受這人底虐待，終於被棄，客死在倫敦底旅舍裏；她在這畸零的生活中，不住地把她底遭遇，寫信告訴她最親愛的一位女友。這些往還的信札，就組成立加孫這篇小說底內容和體裁。立加孫抱了講道的旨趣；描寫中等社會的家庭，更進一步去探求「人生應當怎樣」的理想。他又是第一個人，看到了讀者有玩索自身感想和情緒的趣味，所以他底作品哄動一時，而克拉力沙底體裁和結構，更影響了許多作家。

(2) 倒推幾百年，在十二世紀的法蘭西，有位經院派哲學家阿伯

譯 者 序

刺 (Peter Abelard 1079—1142)，他曾在富爾伯 (Fulburt) 牧師家裏教讀。那裏有女生哀綠綺思 (Heloise) 者，是富爾伯底姪女，名門之後，貌美而又有學問，兼通拉丁，希臘，希伯來等文字。不久師生之間，就發生戀愛，不過礙於富爾伯，這戀愛只秘密地進展。可是後來哀綠綺思竟懷孕了，兩人只得潛避到 Brittany，在那裏，舉了一男。阿伯刺要和哀綠綺思私下成立婚約，但她對此，無論是公開或秘密，都不贊同；因為她雅不忍使阿伯刺為她而失却他自己在教會裏的地位。她早就有了很凄慘的計劃，果然終於避到 Ar-

genteuil修道院裏。不過最不幸的，富爾伯以爲她此舉是出於阿伯刺底主使，憤恨萬分，竟在深夜裏，邀集多人，闖進他底室內，殘傷了他。阿伯刺既廢，羞怨兼集，只好去做和尚，了他底一生。哀綠綺思那時還不滿二十歲，竟也毅然決然地，戴上面紗，永作尼姑了。他們事後有很淒楚純潔的信札，於1606年在巴黎發現，譯本很多，流傳至廣。

不過我們曉得盧氏作品裏的中心思想「返於自然」，在混亂矛盾之中，却有極其豐富的涵括；它替人們想到人們自己所意識不到的紛繁

譯 者 序

的問題，替人們闢開新的戰場；所以其中的可能，是別一問題，而我們讀了本書和所附的幾段文字，總一定要認清新哀綠綺思雖然脫不掉模倣，却是自有獨具的精神，和使命的。

英國當代批評家 森次白雷 (George Edward Saintsbury 1845——) 說得很好：新哀綠綺思底作者是人底熱情和自然底美的描寫者 (a describer of the passion of the human heart and the beauty of nature)。不過很可惜，盧氏用以烘托人底天性的自然美，在節譯本中，是不能看到的。

末了，我們如果要去月旦書中

譯 者 序

的尤黎，聖普魯，或華爾瑪，那都是我們各人的自由。不過我們却須明白，這些都是內心衝突的人，所以都是多少帶些矛盾的人；然而唯其如此，才是活潑的人物，才是小說裏最有趣味的人物。我譯完此書，覺得這句話，也是要說的。

一九，七，二四，於莫干山

關於新哀綠綺思

關於新哀綠綺思

(一)

喬治伯朗德司

盧梭底重要著作中，最能顯出他底幻想的，要算新哀綠綺思。

這書第一特點，就是它向歐洲中世紀騎士遺風所養成的對於女子的慇懃，以及側重儀式的愛情，給

了個致命傷，并且連帶地推翻了法蘭西古典時代在情緒問題上所持的理論底立場。這個理論以為所有高尚而純潔的情緒，尤其是愛情，都是文明底產物。在未有愛底情操之前，必定先有啓發到相當程度的文明，這固然是很顯明的。婦人還未穿上衣服之前，世界上原沒有所謂婦人，只有些陰性的生物；等到世界上有了所謂婦人，那時才有所謂愛。從這種絕對不誤的觀念中，就生出一種信仰（在盧梭以前），以為熱情帶上了面帕，方始抬高它自己底身分，增加它自己底價值。越當熱情隱蔽在迂迴暗示之中，它越不

會粗魯。在那一時代裏，道德和文學是社會的文化底產物，尤其只是上流社會的文化底產物。我們只須念念馬里服(註一)底劇本，就可從當時文學中見到人們如何重視偽飾的情操，阿諛的禮式，而鄙棄自然和熱情。在馬里服底言情戲劇中，人物總是在教化一方有同等的地位；而最要重的一點，總在身分和門第。到了現代的戲劇中，便決不會有一個貴婦人愛上了出身微賤的男子；我們也不會遇見像爾呂以卜那斯(註二)裏的一個僕役，得到一位皇后底垂青。在馬里服底戲劇中，假如一個男子扮作僕役，或是一個少

女扮作女下人，他們常會立刻地彼此窺破，無論他們是怎樣地裝扮。他們底情話中，不斷地露出一方的追求，一方的逃脫，或是一方前進，一方的退縮；並且充滿了曖昧，隱晦推諉，帶上面具的懺悔，強行抑制的嗟嘆；總而言之，只不過是把相思病在合式的傳統狀態之下，描寫出來罷了。到了盧梭，他眼中看去，這些習氣非但是荒謬可笑，并且也太嫌造作。他歡喜天然的愛；而在他的眼裏，所謂天然的愛，就是一股猛烈而不可抗禦的熱情。在馬里服底戲劇中，當一個男子跪下去，把一個帶着手套的指尖放在

自己底口邊時，還決不敢忘記端莊的態度；這些情形，在盧梭底著作中，就不會遇到的了。在新哀綠綺思裏，聖普魯底俠義和品德，就好像裝了熱情的電池；他在格蘭侖司小樹林中第一次的接吻，生出電擊，生出電荷花來。至于尤黎俯身下去吻着聖普魯，隨即暈了過去；這也並不是往時虛偽的社會中，婦人們用來賣弄風情的技倆，而是熱情所具壓倒一切的勢力，加在天真，康健，而且年青的一個孩子身上的結果。

這書的第二特點，就是一對主人翁，並不處於同等的地位。尤黎

是貴族底女兒，聖普魯是個窮教師，是一個平民。這情形，又好像少年維特的煩惱；愛的熱力，能使一個醉心平等的平民，起了發揮自我的決心。這兩方面底牽連，並不是出于偶然；因為熱情原是平等之母，只有在虛偽的社會中，愛才會有演成騎士式的傾向咧。

新哀綠綺思還有一特點，就是書中非但以熱情代替了偽飾的戀愛，懸殊的地位代替了相當的門戶；並且以婚姻的神聖，從道德上所獲的確證，代替了因妄自尊大的心理而起的貞操；而這類的貞操，原不過是一般趨奉時尚的文學家，用來

代替美德的東西。「美德」這個名詞，雖到了現在才漸漸地通用，可是老早就成了盧梭和他底學派中的口頭語；它和他們另外常用的一個字——自然，是十分調和的；因為照盧梭底意思，美德原是自然的演化。那時法蘭西文學，不譚「婚姻」以求合於當代讀者底胃口；盧梭却要向着時代精神去挑戰，所以特地寫了這本書，來祝「婚姻」底神聖。書中女主人翁璧還她底情人底熱愛，改嫁別一個人，而對於這一個人，她是終身不二的。這裏，又好像少年維特，真的情人倒反失却他底所愛，只索讓她嫁給一位華爾瑪先生，而

這位華爾瑪非但是毫無風趣，并且還叫人望而生畏的。一種道德的確證，經過盧梭底擁護和揄揚，成了他所謂的「美德」；它在這書中，受了宗教反應底影響，實在已具有專司結合的宗教盟誓底範型了。

(註一) Pierre Chamblain Marivaux
(1650—1722)，法國喜劇家。

(註二) “Rue Blas”，是 Victor Hugo
(1802—1885) 底名劇。

關於新哀綠綺思

關於新哀綠綺思

(二)

約翰莫雷

盧梭底計畫，雖然是片斷地，錯雜地來到他底腦海中，但是簡括地說明；就是要，恢復人類底天真，要從已經凝固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習慣底當中，回轉到他所想像的原

關於新哀綠綺思

始時代底新鮮和壯盛。他底觀察，雖然不很連貫，不過兩性間相互的熱情，却不曾逃脫他底注意，不，他實在是從這一點上出發的。他底小說新哀綠綺思，雖然間接講到情緒底整體，却是單獨研究人性裏一種情緒的。這有制限的範圍，自然把傳達的方法，也完全改變了。他一向使慣的論駁，和敵視的態度，在這裏都不用；在這裏，只有表現，沒有討論；只有人物底忠實的描寫，和熱情底動人的發洩，而沒有主義底抽象的分析。誠然的，盧梭在這裏很過分地作令人十分懷疑的倫理底推究，不過這實在是由於當

時的風氣。那時候底人，多半喜歡這種譚論；他們不顧一切地就把感覺底所得，作為道德底程式。在新哀綠綺思裏，我們應當注意的，不是它具有這半含教訓的論調，反是這種論調底稀微，一只不過占了一個十分附庸的地位。盧梭提出尤黎和華爾瑪底結婚，他底思想傾向着一種調和，一熱情和理性兩大相反勢力底調和；他要使這二種勢力，互相敬重一人可以信仰上帝，而不是一個偽君子，人也可以不信上帝，而不是一個流氓。

盧梭底文章，是極其抑鬱的；這是觀察精刻者自然的結果；愛着

關於新哀綠綺思

現實底人們一不單是抽象的人生一者自然的結果。不過全書很嫌單調，帶着熱情，和極其活躍的衝動的男女們，在這書中，都歸納到幾個指着抽象性質的名詞中；就好像他們底熱情和活動，只是幾種普通觀念底籠統的表現；這種舊式的作法，我們不很喜歡的。書中所描寫的人物，和書中一部分的文字，是同一的刻板，呆木。但是這書首創一種新鮮的，美滿的，和色彩濃厚的風格；這種風格經許多年的應用，我們現在已經看慣，反而對於首創的它，不能感到一些的美了。

聖普魯是一個角色，不問讀者

抱了文學的，哲學的，或基督教的大同情心，對他都不能滿意的。他說着甜蜜冗長的話，唱着利我的主義，這都令我們十分地厭惡。從前詩人對於戀愛所有的過分的奇想，激動了聖普魯底熱誠，去甘心在他情人底足下，作一切的犧牲。深受打擊的維特，還是很勇壯地，寧可迸出他底腦漿，而不願把自己作成一個工具，用着絆絡，繞住他底情人。但是聖普魯却做不到。他在那利己主義之中，只要遭了絲毫拒絕，或是受了些抑制，他便感到不快。他實在是他底感覺底奴隸，他只求滿足他底感覺底需要。他口裏只

送出些流利的句子，講到人生底美德，這便是他達到快樂的唯一徑途；他底心實在是被慾望燒燃着。他起先寫信的時候，好像一個服了春藥的村夫子；他後來，又像屏去春藥的村夫子，而這就使他每况愈下了。至于維特，就不然了。他在失望之中；至少還代表着一種革命的主義，並且他還有魄力，可以見到他底軟弱是他底羞恥。

尤黎不像聖普羅這般的可厭，這或者是因為她是屬於一個本來就不會十分取厭的性別。至少的話，她保持着堅忍的精神，自治的能力；她顧到旁人，肯替他們設想。有

時，她底堅心還能影響她底熱烈和她底興奮。假若新哀綠綺思是含有道德意味的，那也就因為牠能夠做婦人們底榜樣。尤黎努力地盡了自己的義務；能夠修養一己的人格，重新回到真實美善的路上；這都是婦人們所可借鏡的。從道德的觀點上說，這總算是卓絕的了；然而讀者或還希望尤黎既不宣傳道義，也不身犯罪惡，即使她是個犯人。如果她底舉止，不是十分出於有意，讀者總會原諒她的。一個女子，犧牲了自己的美德，只想引起人人料到的結果，去逼着她底父母答應她底婚事；那女子豈不好像戰術過精

的人，或者不易引起人們底同情。凡是受盧梭的影響的女子，他們之中，最聰明的一雖然不就是最偉大的，常常這樣說：我們無論如何鄙棄道德的美，總不應捨却心底完全降服所賜給我們的美。雖然如此，尤黎總算打動了時代底幻想，并且很是成功的。像她這樣的人物，多少能夠教導男子們，怎樣尊重女人底人格，并且還能教導婦女們，怎樣去尊重她們自己底人格。去舉一個過於高深的事例，以致不能得到時代底了解，這或是無用的，即使那是可能的。生在這種當口的一個法蘭西底最爲燦爛的天才，只索撒

開了法蘭西真有的女傑，便把一種大衆可享的愉快，佈滿在法蘭西的國境裏了。在這種空氣中，尤黎幾乎有了神聖的光靈。

尤黎底矛盾，過分的謹慎，和教義色彩底濃厚，都是被讀者議論的地方；當時，已很受過一番諷刺。但是當時婦人們之崇拜盧梭，却絲毫不受這種打擊底影響。從一七六〇年直到大革命開始，婦女們因爲如此深受盧梭底製作底麻醉，她們竟會爭出大價，去買曾經盧梭用過的酒盃；她們還會吻着一張碎紙，倘那紙上有着盧梭底手蹟；她們還會像發誓般的說：凡是感情真實

關於新哀綠綺思

的婦人，都不會躊躇不決地把她們自己委給了盧梭，假使她們確信盧梭會將愛還贈她們。當時新哀綠綺思供不應求，一般書賈，竟來不及應付這大量的需要。於是租閱一部，要化十二個蘇 (Sou) 底代價，而借閱的時間，還不得超多一小時。官吏，兵，律師，中流的人，對於新哀綠綺思，都是一樣的狂烈。據當時的傳說，裝束好了，預備跳舞的時髦女子，常要拿起這本書，讀它半點鐘，才姍姍地到舞場中去。她們舞完了，或又讀到夜深，直到侍役來告車輛已經齊備了，她們連一字都不答；後來聽說是兩點鐘了

關於新哀綠綺思

，她們依然地讀着；到了四點鐘了，她們才想起吩咐把馬卸下來，解衣上牀，繼續地讀它，不覺就過了這殘夜。不單是法蘭西，就是德國，這書底效力，也很可驚。康德生平只有一次間斷了他午後的散步，而這次的間斷，就是受了新哀綠綺思底迷惑。獻媚於女子，自然而然地就對她有了熱情，接着才是這熱情底澎漲，和它底提高；這些性情，固然很有害於社會，但是對於人格發展，究竟是有深意的。要增進人生底知識和效果，第一步工作，原在喚起人底同情心。新哀綠綺思裏，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尤黎絕不

爲求自身底慰藉，才露出她底同情。她只實際地，客觀地，同情於別人，而決不在永無滿足底呻吟之下，去求別人底同情，以爲一己底安慰。婦人們要是爲了她的生平而墮淚，那末她們只是在新哀綠綺思中，得到一條關於責任問題的教訓而不是含淚的內省。

尤黎多方面地啓發了人性，固然是種進步，但在理智方面，她很危害及一般因她而起反應的人們。人底精神，組織得十分複雜；人要向光明多進一步，而同時不會走入歧路，重行回到以前的黑暗，恐怕是不可能的。在新哀綠綺思還沒有

出版之前，所謂真情底解放，早已萌芽，而就要得着確切的徑途去表現它自己。「心而不是身，乃偉大思想的泉源」，是當時一句美妙而不算偏激的名言。不過當一個時代的人，已經開始感到新世紀的精神底必要，「中庸」決不能籠絡他們了。盧梭應運而生；他是浪漫的，自然的，就是所謂近代的；他說着先知的話；他是住在巴黎的先知；屬於十八世紀，不用希伯來文而用法文的先知。所以他受民衆底歡迎，是當然的事了。不過他在新哀緣綺思裏，把感情一有時是熱烈的，有時是冷靜的一抬到這般高的地位

，幾使感情只會獨據塵寰，不能和
理知處在同等的地位，而互相合作
；這究竟是這書底惡作劇了。

不過新哀綠綺思描寫家庭底恬
靜，快樂，和條理，却很能引起社
會底羨慕；它更進一層把婚姻的基
礎，安放在高貴的責任上。這基礎
，最能支持住一個平衡的人生—有
正當的行爲，調和的情緒的人生。
盧梭又以為婚姻是含有神祕的，宗
教的意味的。他書中的女主人翁，
非但以婚姻的神聖，和「平等」並
論，並且以為和「宗教」也是撇不
開的。尤黎和華爾瑪結婚時，有一
番動聽的話。當舉行婚禮的時候，

她像是看見神明底樂器，聽見上帝底歌聲。婚姻是非常的純潔，莊嚴，神聖；這都載在聖經的裏面。婚姻所負的責任，是高潔的，是人類中的快樂，秩序和安寧，所決不可缺的。這些給她如此深刻的印象，所以她覺得，心裏起了一個驟然的革命。以前不調和的情緒，現在都像是被一種不可名說的勢力所控制，而一齊調協在責任和自然底法律之下了。神的眼現在洞鑒她心底深處了。在這番話裏，她實在已經歸依了宗教，她永不厭倦地讚揚結婚以後心神的安定；而愛情倒反與此無甚關涉了。她又以為品德，人格

，性情數者底相近，已儘可結合世上的夫妻；而在這結合中，所從發源的淺微的相依，它本身縱使不一定是愛戀，也自有其溫馨的意境，並且或者還會比愛戀更能持久些。所以在她婚後多年，聖普魯重又回來住在她家的時候，她竟想勸他也學她自己，結婚以求精神的安慰。她懇切地勸導，她陳述男子不娶之有害攝生。她並且甘心地去勸這舊日的愛人，和從前援助過他們底戀愛的格蘭表妹結婚。以上的幾點可以削減盧梭底敵人底勇氣了。

但是羣衆對於新哀綠綺思的狂烈，却並不是爲了上述的幾點。因

爲當人們欽慕新式的生活，他們讀着一本書而感到欣快的，也只是書中合乎他們底情緒，合乎他們底胃口的一部分。他們只吸收了這部份，其餘的便視若無睹地一齊棄却了。當時法蘭西社會，只是受着尤黎的迷惑；他們之不能批評尤黎，也正像尤黎在熱情的火中之不能批評聖普魯一樣。而這書底作者，所以能夠稱爲法蘭西浪漫主義的大人物，也就因爲他底書和書中的主角，能夠引起人們情感底自覺，讓它有一個自白的機會，和一種深表同情于社會的衝動；而尤其因爲他把他所喚起的情感，離開進化底要途，

關於新哀綠綺思

離開科學性的思維和鍛煉過的理知
罷了。

THE COURSE OF TRUE LOVE

真 愛 底 路

TO JULIE

I must escape from you, Mademoiselle. I must see you no more.

You know that I entered your house as tutor to yourself and your cousin, Mademoiselle Claire, at your mother's invitation. I did not foresee the peril; at any rate, I did not fear it. I shall not say that I am now paying the price of my rashness, for I trust I shall never fail in the respect due to your high birth, your beauty, and your noble character. But I confess that you have captured my heart. How could I fail to adore the touching union of keen sensibility and unchanging sweetness, the tender pity, all those spiritual qualities that are worth so much more to me than personal charms?

I have lost my reason. I promise to strive to recover it. You, and you alone, can help me. Forbid me from appearing in your presence, show this letter if you like to your parents; drive me away. I can endure anything from you. I am

寄 給 尤 黎

我不能不避開你了。並且我也不應該再見你了！

我到你家，原是受你母親底聘請，教你和你底表妹格蘭小姐讀書。我雖不曾料到今天的患難；但是這種患難，無論如何，我却不怕的。我不願意說，我現在是在償還當失檢的代價；因為我相信你底家世，你底容顏，你底性情，所引起的我底崇敬，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但是我却不能不承認你已經征服我底心了。靈敏的感覺，不變的溫存，無微不至的慰藉；那一切在我以為比容貌更有意味的性靈，我怎能夠把它們一齊拋却呢？

我已失却我底理知，我誓要盡力恢復它。你，也只有你，能夠幫助我。不要讓我再見你了！如果你願意，儘可把這封信給你底父母看；把我驅逐了。什麼我都能

powerless to escape of my own accord.

FROM JULIE

I must, then, reveal my secret! I have striven to resist, but I am powerless. Everything seems to magnify my love for you; all nature seems to be your accomplice; every effort that I make is in vain. I adore you in spite of myself.

I hope and I believe that a heart which has seemed to me to deserve the whole attachment of mine will not belie the generosity that I expect of it; and I hope, also that if you should prove unworthy of the devotion I feel for you, my indignation and contempt will restore to me the reason that my love has caused me to lose.

TO JULIE

Oh, how am I to realise the torrent of delights that pours into my heart? And how can I best reassure the alarms of a timid and loving woman?

忍受，但是要我自動地避去，我却沒有這能力！

寄 自 尤 黎

我也只得說出我底隱衷了。我竭力要拒絕你，但是我那有這能力？一切的事物都像在擴大我對你的愛情；連大自然也像協助你；我幾番的努力，終屬枉然。現在我已顧不了自己，我只崇拜你。

我願，我還相信，在我意中，堪與我心相印的那顆心，總能如我所望地寬恕我：我還希望，假若你以為是不值受我對你的熱誠，那末我在憤慨鄙視之下，自會恢復因愛你而失却的理性。

寄 給 尤 黎

啊！勢如急流般的愉快，一齊湧入我底心，我不曉得怎樣去描寫？一個怯弱而可愛的女子底驚慌，我也不曉得怎樣去安慰？

Pure and heavenly beauty, judge more truly, I beseech you, of the nature of your power. Believe me, if I adore your loveliness, it is because of the spotless soul of which that loveliness is the outward token. When I cease to love virtue, I shall cease to love you, and I shall no longer ask you to love me.

FROM JULIE

My friend, I feel that every day I become more attached to you; the smallest absence from you is insupportable; and when you are not with me I must needs write you, so that I may occupy myself with you unceasingly.

My mind is troubled with news that my father has just told me. He is expecting a visit from his old friend, M. de Wolmar; and it to to M. de Wolmar, I suspect, that he designs that I should be married. I cannot marry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ose who gave me life; and you know what the fury of my father would be if I were to confess my love for you—for he would assuredly

不過我懇求你一純潔的天人，你要認清了你自已爲什麼令人傾慕。相信我，我之崇拜你底美，實在因爲這美是無瑕的靈魂底外表。一朝我要不再愛美德，我也就不愛你了，我也就不再求你愛我了。

寄 自 尤 黎

我底朋友，我一天一天地覺得我更不能撇開你；片時的小別，便使我不耐；只要你不和我在一起，我就忍不住要寫信給你，似乎那才可以將你時刻不斷地韞藏在我底心頭。

我底父親方才告訴我一件事，因之我心裏十分難過。他等着和老友華爾瑪會面；我猜想起來，他底意思，華爾瑪就是我底未婚夫。我不能不得着給我生命者底允許就結婚；你曉得的，父親不知要怎樣地動怒，倘若我自認了我對於你的戀愛。一個階級低於我家的人，在父

not suffer me to be united to one whom he deems my inferior in that mere worldly rank for which I care nothing. Yet I cannot marry a man I do not love; and you are the only man I shall ever love.

It pains me that I must not reveal our secret to my dear mother, who esteems you so highly; but would she not reveal it, from a sense of duty, to my father? It is best that only my inseparable cousin Claire should know the truth.

FROM CLAIRE TO JULIE

I have bad news for you, my dear cousin. First of all, your love affair is being gossiped about; secondly, this gossip has indirectly brought your lover into serious danger.

You have met my lord Edouard Bomston, the young English noble who is now staying at Vevay. Your lover has been on terms of such warm friendship with him ever since they met at Sion some time ago that I could not believe they would ever have quarrelled. Yet they quarrelled last night, and about you.

親看來是門第不對的，但在我，却絕不計較這些的；不過我要和這樣一個人結婚，父親又絕不允許的。然而我斷不能和一個我所不愛的人結婚；而你就是我唯一的永久的愛人。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十分地躊躇：我決不能把我們底祕密告訴我底母親，因為她一向很看重你。要是她曉得了，她會不會受了責任心底驅使，而去告訴父親呢？最好，還是只讓我形影相隨的格蘭知道我們底底細。

格 蘭 致 尤 黎

我親愛的表姐，我有一宗惡耗告訴你。第一，你底情史已成了譚話的資料；第二，這種閒譚，已經間接地將你底愛人，置於大難之中了。

你會遇見的英格蘭貴族愛德華德博姆斯登爵主，現在住在維威。你底愛人，自從在西恩和他相識以後，一向和他十分意氣相投，所以我不相信他們發生過齟齬。不過昨天晚上，他們却吵了一陣，就是爲着你。

During the evening, M. d'Orbe tells me, mylord Edouard drank freely, and began to talk about you. Your lover was displeased and silent. Mylord Edouard, angered at his coldness, declared that he was not always cold, and that somebody, who should be nameless, caused him to behave in a very different manner. Your lover drew his sword instantly; mylord Edouard drew also, but stumbled in his intoxication, and injured his leg. In spite of M. d'Orbe's efforts to reconcile them, a meeting was arranged to take place as soon as mylord Edouard's leg was better.

You must prevent the duel somehow, for mylord Edouard is a dangerous swordsman. Meanwhile, I am terrified lest the gossip about you should reach your father's ears. It would be best to get your lover to go away before any mischief comes to pass.

FROM JULIE TO MYLORD EDOUARD

I am told that you are about to fight the man

歐伯告訴我，昨天晚上，愛德華德在酒酣的當口，講起了你，你底愛人有些不高興，却是不作聲。愛德華德怪他不該那般冷靜，並且說他向來不是如此，這次一定有一個人——這個人的姓名不曉得——使他改了常態的。你底愛人，突然地拔出劍；愛德華德也拔出劍，但是已經醉了，反先傷了自己底腿。雖然歐伯一意地要去勸解他們，他們竟約定了等愛德華德底腿傷好些，要有一場決鬥。

你無論如何定要設法阻止這場決鬥，因為愛德華德是個利害的劍客，同時，我又害怕關於你的閒譚，或竟會傳入你父親底耳朵。頂好還是乘不幸未來之前，讓你底愛人暫時避開罷。

尤黎致愛德華德

我聽說你快要和我底愛人決鬥了——誠然，我是愛他

whom I love—for it is true that I love him—and that he will probably die by your hand. Enjoy in advance if you can, the pleasure of piercing the bosom of your friend, but be sure that you will not have that of contemplating my despair. For I swear that I shall not survive by one day the death of him who is to me as my life's breath. Thus you will have the glory of slaying with a single stroke two hapless lovers who have never willingly committed a fault towards you, and who have delighted to honour you.

TO JULIE

Have no fear for me, dearest Julie. Read this, and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share in my feelings of gratitude and affection towards the man with whom I have quarrelled.

This morning mylord Edouard entered my room, accompanied by two gentlemen. "I have come," he said, "to withdraw the injurious words that intoxication led me to utter in your presence. Pardon me, and restore to me your friendship. I

的一我又聽說他或竟會死在你底手中。只要你有力量，你儘管進一步地去享受劍刺你友底胸口的快樂，但是你休想看到我底失望。因為我發誓我決不多活一天，如果他一我生命中的呼吸一死在你底劍下。所以，你只須快劍一揮，就可以砍死了從來只是極願敬你而決不願負你的一對可憐人；這真是你的光榮了！

寄 給 尤 黎

最親愛的尤黎，不要替我害怕。曾和我爭吵的人，我現在却敬愛他了。你讀這封信，我相信，你對於我這番意思也會表同情的。

今天早上，愛德華德和兩位男子到我這裏來。他說：『我今天來，要收回昨天我醉後在你面前所說的話。饒恕我，恢復我們底友誼罷！只要你以為是正當的責』

am ready to endure any chastisement that you see fit to inflict upon me.”

“Mylord,” I replied, “I acknowledge ycur nobility of spirit. The words you uttered when you were not yourself are henceforth utterly forgotten.” I embraced him, and he bade the gentlemen withdraw.

When we were alone, he gave me the warmest testimonies of friendship; and, touched by his generosity, I told him the whole story of our love. He promised enthusiastically to do what he could to further our happiness; and this is the nobler in him, inasmuch as he admitted that he had himself conceived a tender admiration for you.

FROM JULIE

Dearest, the worst has happened. My father knows of our love. He came to me yesterday pale with fury; in his wrath he struck me. Then, suddenly, he took me in his arms and implored my forgiveness. But I know that he will never consent to our union; I shall never dare to men-

罰，我都甘心去受的』。

『我的爵主』，我回答，『我認識了你精神底高尚。你醉中的話，我以後再也不記起』。我抱了他，他吩咐那兩人出去。

那時只剩下我們倆，他對我十分誠摯；我受了他大度底感動，便把我們整篇的情史告訴他了。他答應我要努力地增晉我們底快樂；他還承認，他對你欽仰得無所不至，這也是他高人一等的地方。

寄 自 尤 黎

最親愛的，最不幸的事，竟發生了。我父親已曉得我們底戀愛了！昨天他到我這裏來，臉上氣得蒼白；在盛怒之下，他竟打我了。不過突然地他又摟着我，向我求恕。但是我却曉得他決不會允許我們的結合；我決不敢當他底面前提你底名字。我對你的愛是不變的；盟約

tion your name in his presence. My love for you is unalterable: our souls are linked by bonds that time cannot dissolve. And yet—my duty to my parents! How can I do right by wronging them? Oh, pity my distraction!

It seems that mylord Edouard impulsively asked my father for his consent to our union, telling him how deeply we loved each other, and that he would mortally injure his daughter's happiness if he denied her wishes. My father replied, in bitter anger, that he would never suffer his child to be united to a man of humble birth. Mylord Edouard hotly retorted that mere distinctions of birth were worthless when weighed in the scale with true refinement and true virtue. They had a long and violent argument, and parted in enmity.

I must take counsel with Cousin Claire, who never suffers her reason to be clouded with those heart torments of which I am the unhappy victim.

FROM CLAIRE TO JULIE

On learning of your distress, dear cousin, I

結合了我們底精神，這盟約是永遠不會取消的。然而——我對於父母的責任呢！我要是對不住他們，我怎樣還能走在中正的路上呢？哎！垂憐我的困苦罷！

愛德華德好像很懇切地勸過我父親允許我們底婚事。他又像已經和父親說：我們底愛情是怎樣的深厚，如果他堅拒我底願望，他就要重傷我底快樂了。但是父親怒極地回答：他決不容女兒嫁給一個出身低微的人。愛德華德很激烈地反駁道：單是門第的煊赫，放在天平上，那裏稱得過真的修養，真的品德。他們爭辯了許久，分別的時候，彼此已是仇敵了！

我定要和格蘭商量，因為她一向有清醒的頭腦，而我心裏所受的痛苦，從來不會蒙蔽她底理知的。

格 蘭 致 尤 黎

你底不幸我已曉得了；我以爲你底愛人如果爲你和

made up my mind that your lover must go away, for your sake and his own. I summoned M. d'Orbe and mylord Edouard. I told M. d'Orbe that the success of his suit to me depended on his help to you. You know that my friendship for you is greater than any love can be. Mylord Edouard acted splendidly. He promised to endow your lover with a third of his estate, and to take him to Paris and London, there to win the distinction that his talents deserve.

M. d'Orbe went to order a chaise, and I proceeded to your lover and told him that it was his duty to leave at once. At first he passionately refused, then he yielded to despair; then he begged to be allowed to see you once more. I refused; I urged that all delays were dangerous. His agony brought tears to my eyes, but I was firm. M. d'Orbe led him away; mylord Edouard was waiting with the chaise, and they are now on the way to Besancon and Paris.

他自己的話，是不能不去了。我請歐伯和愛德華德來，我明白地告訴歐伯，他和我底婚姻能否成就，完全看他能否幫助你。你曉得我和你底交情，實在比什末愛情都要深厚。愛德華德真不錯。他答應從他底產業裏提出三分之一，送給你底愛人，並且還要帶他到巴黎和倫敦去，在那邊他庶幾可以憑自己底才能去露出自己底頭角。

歐伯去雇一輛車，我到你底愛人那裏去告訴他，應該立刻就走。起先他還一定不肯；後來却降伏在失望之中了；末了他央求着要答應他見你一面再動身。我拒絕了；我勸他，只要遲延一下子，總是危險的。他當時的痛苦，使我也掉下淚來，但是我還能自持。歐伯終於把他帶開了，愛德華德等候着車子。現在他們已在到巴黎的路上了。

THE SEPARATION

訣 別

TO JULIE

Why was I not allowed to see you before leaving? Did you fear that the parting would kill me? Be reassured. I do not suffer—I think of you—I think of the time when I was dear to you. Nay, you love me yet, I know it. But why so cruelly drive me away? Say one word, and I return like lightning. Ah, these babblings are but flung into empty air. I shall live and die far away from you—I have lost you for ever!

FROM MYLORD EDOUARD TO JULIE

Deep depression has succeeded violent grief in the mind of your lover. But I can count upon his heart, it is a heart framed to fight and to conquer.

I have a proposition to make which I hope you will carefully consider. In your happiness and your lover's I have a tender and inextinguishable interest, since between you I perceive a

寄 給 尤 黎

爲什末緣故，我不能見你一面再分手呢？你是不是怕離別會置我於死地嗎？你請放心。我現在不感到痛苦——我只想你——我想到我爲你所摯愛的時候。不是的，我曉得你現在還愛着我，不過爲什末又這般冷酷地把我驅逐了呢？你只要說一句話，我就能像閃電般的重到你底面前了。哎，這些已成空話，只合拋在長空裏。我生我死，總是和你遠別了——我永遠失却你的了。

愛 德 華 德 致 尤 黎

你底愛人重憂之下，十分抑鬱。但是我總還深信他堅定的心，已準備去奮鬥，去佔最後的勝利。

我有一層意思，希望你細細地考量。我對於你們倆的幸福，有無微不至的而且永不消滅的關切。因爲就我

deeper harmony than I have ever known to exist between man and woman. Your present misfortunes are due to my indiscretion; let me do what I can to repair the fault.

I have in Yorkshire an old castle and a large estate. They are yours and your lover's, Julie, if you will accept them. You can escape from Vevay with the aid of my valet, when I have left there; you can join your lover, be wedded to him, and spend the rest of your days happily in the place of refuge I have designed for you.

Reflect upon this, I beseech you. I should add that I have said nothing of this project to your lover. The decision rests with you and you alone.

FROM JULIE TO MYLORD EDOUARD

Your letter, mylord, fills me with gratitude and admiration. It would indeed be joy for me to gain happiness under the auspices of so generous a friend, and to procure from his kindness the contentment that fortune has denied me.

所識的男女中，我從不會見過像你們倆這樣兩情和洽之深的。你現在的遭遇，實在是由於我底輕忽；現在還是讓我盡我底能力，來彌補我先前的過失罷。

我在約克州有一座古堡，還有一大塊地產。尤黎，假使你肯接受，我可把牠一齊獻給你們倆。等我離開了維威，你可以找我底僕人幫助你，也離開那裏；你可以再和你底愛人相聚，和他結婚，就在我爲你們所預備的遁逃之所，安樂地度却你們底餘年。

我請你細想一過。還有一句，我不會把這計畫告訴你底愛人。如何的決斷，只在你自己。

尤黎致愛德華德

讀你底信，感極佩極。我真愉快；因爲我竟會在像你這般慷慨的朋友底庇護之下，享到幸福，並且還從你底仁愛之中，得到命運兒已經在我身上剝奪掉的滿足。

But could contentment ever be granted to me if I had the consciousness of having pitilessly abandoned those who gave me birth? I am their only living child; all their pleasure, all their hope is in me. Can I deliver up their closing days to shame, regrets, and tears? No, mylord, happiness could not be bought at such a price. I dare brave all the sorrows that await me here; remorse I dare not brave.

FROM JULIE TO HER LOVER

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the wedding of Claire and M. d'Orbe. You will, I know, share my pleasure in the happiness of our dearest friend; and such is the worth of the friendship that joins us, that the good fortune of one of us should be a real consolation for the sorrows of the other two.

Continue to write me from Paris, but let me tell you that I am not pleased with the bitterness of your letters—a bitterness unworthy of my philosophic tutor of the happy bygone days at Vevay.

但是我不曉得滿足是否永遠屬於我，如果我忘却不了，我已經忍心地撇開了生我的父母。他們還活着的孩子，只剩我一個；他們所有的快樂，所有的希望，也只在羸底身上。我難道可以把他們底暮年，一齊拋在羞愧，懊恨，和眼淚底當中？決不然的，爵主，這決不是快樂底代價。我儘敢凌抗迎我而來的一切悲哀；我決不敢凌抗日後的悔恨。

尤黎致她底愛人

我剛從格蘭和歐伯底喜席上回來。我很高興，因為我底摯友底幸福，就是我底快樂，我曉得你也有同感的。我們有這樣的交情，所以我們當中任何一人底幸福，應該就是其餘二人憂鬱底慰藉。

你在巴黎，照舊寫信給我。但是讓我告訴你，你信裏一股的酸楚，使我不高興，並且這酸楚，不是從前在

I wish my true love to see all things clearly, and to be the just and honest man I have always deemed him—not a cynic who seeks a sorry comfort in misfortune by carping at the rest of the mankind.

FROM MADAME D'ORBE TO JULIE'S LOVER

I am about to ask of you a great sacrifice; but I know you will perceive it to be a necessary sacrifice, and I think that your devotion to Julie's true happiness will endure even this final test.

Julie's mother has died, and Julie has tormented herself with the idea that her love troubles have hastened her parent's end. Since then she has had a serious illness, and is now in a depressed state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Nothing, I am convinced, can cure her save absolute oblivion of the past,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a married life.

M. de Wolmar is here once more, and Julie's father will insist upon her union with him. This

維威優遊歲月的我底賢師，所宜有的。我望真愛我的你，用明晰的眼光觀察一切，做一個公正忠實的人，不致辜負我一向對你的期望。你不要一味地憤世嫉俗，不要在不幸的時候，指謫世人去寬慰自己。

歐伯夫人致尤黎的愛人

我打算請你大犧牲一次；不過我曉得你也會明白這犧牲是決不能免的，並且我想你爲了尤黎底真快樂，也會決意去忍受這最後的一試。

尤黎底母親已死了，尤黎很苦痛，她以爲她母親底早死，實在是由于她底愛潮底波折。從此她就得了重病，現在她底身心都十分痛苦。我確信，沒有法子，能夠治療她，除非往事底拋却，新生底開始，一就是結襁的新生。

華爾瑪又在此間了，尤黎底父親打算促成他們底結合。華爾瑪是冷靜的，無情的，小心翼翼的；他雖不能

quiet, emotionless, observant man cannot win her love, but he can bring her peace. Will you cease from all correspondence with her, and renounce all claim to her? Remember that Julie's whole future depends upon your answer. Her father will force her to obey him; prove that you are worthy of her love by removing all obstacles to her obedience.

FROM JULIE'S LOVER TO HER FATHER

I hereby renounce all claims upon the hand of Julie d'Etange, and acknowledge her right to dispose of herself in matrimony without consulting her heart.

FROM MADAME D'ORBE TO JULIE'S LOVER

Julie is married. Give thanks to the heaven that has saved you both. Respect her new estate; do not write to her, but wait to hear from her. Now is the time when I shall learn whether you are worthy of the esteem I have ever felt for you.

得到尤黎底愛，却能使她安心。你可否從此就和尤黎斷絕音書，捨却一切的企求？你要記清，尤黎底將來，都在你底一諾了。她底父親要逼她答應；你要助她移去她底順從父命的障礙，那才顯出你真是她底愛人呢。

尤黎底愛人致尤黎底父親

我放棄我對於尤黎所抱的一切的希望了。我承認她底權利——就是那不問過自己底心便嫁了自己的權利。

歐伯夫人致尤黎底愛人

尤黎結婚了，謝謝上帝，他救了你們倆。你要尊敬她底新地位：不要寫信給她；你只等她底音訊就是了。我一向所以崇敬你的，直到今日，才入了證實的時期。

FROM MYLORD EDOUARD TO
JULIE'S LOVER

A squadron is fitting out at Plymouth for the tour of the globe, under the command of my old friend George Anson. I have obtained permission for you to accompany him. Will you go?

FROM JULIE'S LOVER TO
MADAME D'ORBE

I am starting, dear and charming cousin, fo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to seek in another hemisphere the peace I cannot enjoy in this. Adieu, tender and inseparable friends, may you make each other's happiness!

愛德華德致尤黎底愛人

環遊世界的艦隊已在伯萊毛司整裝待發了。我底老友喬治盎生統領全隊。我已商得他底同意，讓你和他同行。你願意嗎？

尤黎底愛人致歐伯夫人

親愛的好表妹，我要作環球的遨遊了。我要從那半個世界裏，尋找我在這裏所不能享受到的安逸。再會罷，你們兩個一往情深，永不分開的朋友，但望你們努力於彼此間的幸福。

· **THE PHILOSOPHIC HUSBAND**

理 性 的 丈 夫

FROM M. DE WOLMAR TO SAINT PREUX*

I learn that you have returned to Europe after all these years of travel. Although I have not as yet the pleasure of knowing you, permit me nevertheless to address you. The wisest and dearest of women has opened her heart to me. I believe that you are worthy of having been loved by her, and I invite you to our home. Innocence and peace reign within it; you will find there friendship, hospitality, esteem, and confidence.

Wolmar.

P. S.—Come, my friend; we wait you with eagerness. Do not grieve me by a refusal.

Julie.

FROM SAINT PREUX TO MYLORD EDOUARD

I have seen her, mylord! She has called me her friend—her dear friend. I am happier than ever I was in my life.

*pseudonym of Julie's lover

華爾瑪致聖普魯

我聽說漫遊多年的你，現在已經回到歐洲了。我雖然沒有識你的榮幸，却望你許我先從紙上來向你陳述。最聰明的最可愛的婦人已向我掬出她底芳心了。我相信，你是值得受她底愛的，所以我請你到我們家裏來。真率，和睦，治理着我們底家庭；你來了，所碰到的，有友愛，厚遇，尊敬，和信任。

華爾瑪。

附白——來罷，我底朋友；我竭誠地等着你。不要拒絕我，使我難過。

尤黎。

聖普魯致愛德華德

爵主，我已見着她了！她稱呼我做她底朋友——她底愛友。這是我生平的第一快樂。

*尤黎底愛人底假名

Yet when I approached M. de Wolmar's house at Clarens, I was in a state of frantic nervousness. Could I bear to see my old love in the possession of another? Would I not be driven to despair? As the carriage neared Clarens, I wished that it would break down. When I dismounted I awaited Julie in mortal anxiety. She came running and calling out to me, she seized me in her arms. All my terrors were banished, I knew no feeling but joy.

M. de Wolmar, meanwhile, was standing beside us. She turned to him, and introduced me to him as her old friend. "If new friends have less ardour than old ones," he said to me as he embraced me, "they will be old friends in their turn, and will yield nothing to others." My heart exhausted, I received his embraces passively.

When we reached the drawing-room she disappeared for a moment, and returned—not alone. She brought her two children with her, darling little boys, who bore on their countenances the charm and the fascination of their mother. A thousand thoughts rushed into my mind, I could not

不過當我快到華爾瑪底家，我心亂了，氣餒了。我怎能禁得起去看見我愛屬了別人？我能不因此而絕望？當車子走近格蘭侖司，我真想它會中途毀壞了。我下了車，我等着尤黎，那時真有說不出來的熱望。她來了，一面跑着，一面嚷着。她用手摟着我。我一切的懼慮都消失，我沒有什末感觸，我只有愉快。

那時候華爾瑪正站在我們旁邊。她轉過身去，向着他把我介紹了，說我是她底老朋友。他抱着我說，『假如新友底熱情不及舊友，他們也就成了舊友，那裏還能爲着旁人而犧牲』。我氣沮了，我只得毫無抵抗地受他底一抱。

我們走到客室，她忽然地不見。等她再進來的時候，却不單是她一個。她帶着兩個孩子，兩個可愛的男孩；他們底臉上，都帶着她們母親底嬌媚。我百感交

speak; I took them in my arms, and welcomed their innocent caresses.

The children withdrew, and M. de Wolmar was called away. I was alone with Julie. I was conscious of a painful restraint; she was seemingly at ease, and I became gradually reassured. we talked of my travels, and of her married life;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our old relations.

I came to realize how Julie was changed, and yet the same. She is a matron, the happy mother of children, the happy mistress of a prosperous household. Her old love is not extinguished; but it is subdued by domestic peace and by her unalterable virtue—let me add, by the trust and kindness of her elderly husband, whose unemotional goodness has been just what was needed to soothe her passion and sorrow. I am her old and dear friend; I can never be more. And, believe me, I am content. Occasionally, pangs of regret tear at my heart, but they do not last long; my passion is cured, and I can never experience another.

How can I describe to you the peace and felicity that reign in this household? M. de Wolmar

集，我不能說話；我摟着他們，聽他們一片天真地向我擁抱着。

小孩子們去後，華爾瑪也被召出去。只剩我一個和尤黎。我力自抑制，覺得十分難堪；不過她却若無其事的，我才漸漸地安心。我們談到我底游歷，她底婚後的生活；但不會提及我們往日的關係。

我要看看尤黎有什末改變，她却一如往昔。她現在是婦人了，是小孩們底快樂的母親，幸福的家庭底快樂的主婦。她往日的愛情還沒有滅絕；不過因為她有家庭的和悅，不變的美德，那愛情就此消滅了。說得詳盡點，這也是因為比她稍長的華爾瑪，既信賴她，又愛護她，而他那了無情緒的美，正可寬解她底熱情，排遣她底抑鬱。我此後只是她底老友，她底愛友；我不能再進於此了。相信我，我已滿意。雖然陣陣的痛恨，不時襲擊我的心頭，但是牠們不久就去。我現在幸已抑制住我底熱情，再多作一次的嘗味，我可不能了。

他們家庭裏的和悅，非我筆墨所能形容。尤其是華

is, above all things, a man of system; the life of the establishment moves with ordered regularity from the year's beginning to its end. But the system is not mechanical; it is founded on wide experience of men, and governed by philosophy. In the home life of Julie and her husband and children luxury is never permitted; even the table delicacies are simple products of the country. But, without luxury, there is perfect comfort and perfect confidence. I have never known a community so thoroughly happy, and it is a deep joy to me to be admitted as a cherished member of it.

One day M. de Wolmar drew Julie and myself aside, and where do you think he took us? To a plantation near the house, which Julie had never entered since her marriage. It was there that she had first kissed me. She was unwilling to enter the place, but he drew her along with him, and bade us be seated. Then he began:

“Julie, I knew the secret of your love before you revealed it to me. I knew it before I married you. I may have been in the wrong to marry you,

爾瑪，他很有規則；一家的生活，一年到頭總是井然有序的。但這規則並不機械化；它是根據人們豐富的經驗，並且受着理性的約束。他們家裏，奢侈是絕對不容的；就是一日三餐，也只不過是鄉間的蔬肴。然而他們雖屏絕奢華，仍是十分舒服，決沒有互相猜疑過。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快樂的家庭。我現在作了這家庭裏所愛護的客人，也覺得十分愉快。

一天華爾瑪領着尤黎和我，出了家門，你想他領我們到那裏去？原來到隣近的一方園地，那裏是尤黎婚後從沒有進去過的。而她最初吻我，就在此處。她起先不願意，但是他強拖着她進去。他叫我們坐下後，便說：

『尤黎，當你還沒有把你從前戀愛底祕密告訴我，我已曉得了。我還沒有娶你，我就曉得了。我既曉得你底心，別有所屬，我還娶你，這或者是我底錯；但是當

knowing that your heart was elsewhere; but I loved you, and I believed I could make you happy. Have I succeeded?"

"My dear husband," said Julie, in tears, "you know you have succeeded."

"One thing only," he went on, "was necessary to prove you that your old passion was powerless against your virtue, and that was the presence of your old lover. I trusted you; I believed, from my knowledge of you, that I could trust him. I invited him here, and since then I have been quietly watching. My high anticipations of him are justified. And as for you, Julie, the haunting fears that your virtue would fail before the test inflicted by the return of your lover have, once and for all, been put to rest. Past wounds are healed. Monsieur," he added, turning to me, "you have proved yourself worthy of our fullest confidence and our warmest friendship."

What could I answer? I could but embrace him in silence.

Madame d'Orbe, now a widow, is about to come here to take permanent charge of the house-

時我已愛你，並且我相信我總能使你快樂的。你看我現在已經做到否？」

『我親愛的丈夫』，尤黎含淚說，『你自己曉得已經做到就是了』。

『只須一件事』，他接着說『就可以替你證明，你舊有的熱情已沒有能力去損傷你底美德了；所謂這一件事，就是你底老友底到來。我信賴你；我並且相信，以我知你之深，我也能信賴他。我自從請他到此以後，我一直總在靜默地觀察他。我以前向他所抱的厚望，現在一齊實現了。至於你，尤黎，你因為你底愛人回來，重受試探，倘若你不能自持，品德就會墮落。你為此時常惴懼；這惴懼，此後也可以安定了。總之，過去的創傷，已經痊愈。先生』，他轉過臉來向着我繼續地說，『你已表明你自己，不會辜負我們對你所抱的絕端的信任，和最摯熱的交情』。

我還有什末可說？我只能默然地抱着他。

歐伯夫人，現在是個寡婦了。她將要來替他們永遠

hold, leaving Julie to devote herself to the training of the children.

Hasten to join us, mylord; your coming is anxiously awaited. For my own part, I shall not be content until you have looked with your own eyes upon the peaceful delights of our life at Clarens.

FROM SAINT PREUX TO MYLORD EDOUARD

Madame d'Orbe is now with us. We look to you to complete the party. When you have made a long stay at Clarens, I shall be ready to join you in your projected journey to Rome.

Julie has revealed to me the one trouble of her life. Her husband is a freethinker. Will you aid me in trying to convince him of his error, and thus perfecting Julie's happiness?

料理家政，好讓尤黎可以一心去照看孩子們。

爵主：快點來；我們都十分地盼望你。在我一方面，定要等你目睹我們在格蘭侖司日子的安樂，我才能愜心呢。

聖普魯致愛德華德

歐伯夫人現在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單等你來，人數就不缺了。你在格蘭侖司多住些日子，再照你原有的計畫到羅馬去，那時我也想追隨你底左右。

尤黎告訴了我，她此生還有一樁困難。她底丈夫，思想很自由，不願受宗教的拘束，你可否幫助我，試去使他自覺他的錯誤，而完成尤黎底快樂。

THE VEIL
面 紗

FROM SAINT PREUX TO
MADAME D'ORBE

Mylord Edouard and I, after leaving you all yesterday, proceeded no farther than Villeneuve; an accident to one of mylord's attendants delayed us, and we spent the night there.

As you know, I had parted from Julie with regret, but without violent emotion. Yet, strangely enough, when I was alone last night the old grief came back. I had lost her! She lived and was happy; her life was my death, her happiness my torment! I struggled with these ideas. When I lay down, they pursued me in my sleep.

At length I started up from a hideous dream. I had seen Julie stretched upon her deathbed. I knew it was she, although her face was covered by a veil. I advanced to tear it off; I could not reach it. "Be calm, my friend," she said feebly; "the veil of dread covers me, no hand can remove it." I made another effort, and awoke.

Again I slept, again I dreamt the dream. A

聖普魯致歐伯夫人

愛德華德和我，昨天別了你們，到維侖諾夫就歇着；因為愛德華德底僕從有點事故，耽誤了我們底行程；我們昨天晚上就住在那裏。

你曉得的，我別了尤黎，不無悵惘，但我底情緒，並沒有什末激動。不過，很奇怪的，當我昨晚獨自一個的時候，舊愁又潛入我底心頭。我早已失却牠了！雖然她活着而且很快樂；但是她底生就是我底死，她底快樂就是我底悲哀！我掙扎在這種意念之中。等我睡下了，牠們又追蹤到我的夢裏。

最後我從一場惡夢中驚醒；在夢中我看見尤黎直挺挺地躺在她那臨死的床上。我認清了是她，雖然她的臉上蓋着一層面紗。我要上前去扯下那塊紗；我底手却總伸不到那裏。

『一切鎮靜，我的朋友』，她有氣無力地說，『可怕的面紗，蓋着了，我，沒有一支手能夠把它揭去的』。我再想伸手過去，我已醒了。

我再睡去，這夢又湧現了。我第三次睡着，這夢第

third time I slept, a third time it appeared to me. This was too much. I fled from my room to mylord Edouard' s.

At first, he treated the dream as a jest; but, seeing my panic-stricken earnestness, he changed his tune. "You will have a chance of recovering your reason to-morrow," he said. Next morning we set out on our journey, as I thought. Brooding over my dream, I never noticed that the lake was on the lefthand of the carriage, that we were returning. When I roused myself, I found that we were back again at Clarens!

"Now, go and see her again; prove that the dream was wrong," said Edouard.

I went nervously, feeling thoroughly ashamed of myself. I could hear you and Julie talking in the garden. I was cured in an instant of my superstitious folly; it fled' from my mind. I retired without seeing her, feeling a man again. I rejoined mylord Edouard, and drove back to Villeneuve. We are about to resume the journey to Rome.

FROM MADAME D'ORBE TO SAINT PREUX

三次又湧現了。這真不能受。我不能再睡在我自己底房裏，只得避到愛德華德那邊去。

起先他說這夢太滑稽了；不過他一看我帶着痛楚的誠摯，他立刻換了口氣。『你明天總有機會可以清醒過來的』，他只這樣說。第二天早上，我好像覺得我們繼續地前進。不過我只沉思着昨晚的惡夢，却不曾留意湖在車子底左邊，我們是走上回頭的路。等我清醒，我才曉得，我們又到格蘭侖司了！

『快去看看她，證明你那夢是無稽的』，愛德華德向我說。

我驚疑未定地到她那裏去，自己覺得十分地羞愧。果然，我聽見你和尤黎在花園裏譚話。我底癡迷，頓時清醒，我不等看見她，就退出來；我覺得已是重在人閒了。我跟着愛德華德，坐車重回維侖諾夫；現在我們還打算再作羅馬之遊呢。

歐伯夫人致聖普魯

Why did you not come to see us, instead of merely listening to our voices? You have transfixed the terror of your dream to me. Until your return, I shall never look upon Julie without trembling, lest I should lose her.

M. de Wolmar has let you know his wish that you should remain permanently with us and superintend the education of his children. I am sure you will accept. Rejoin us swiftly, then; I shall not have an easy moment until you are amongst us once more.

FROM MADAME D'ORBE TO SAINT PREUX

It has come to pass. You will never see her more! The veil! The veil! Julie is dead!

FROM M. DE WOLMAR TO SAINT PREUX

I have allowed your first hours of grief to pass in silence. I was in no condition to give details, nor you to receive them. Now I may write, and

你爲什末只聽了我們的聲音，而不來看我們呢？你已把你那夢中的恐怖刺進我底心了。非等你回來，我見了尤黎，總是有些駭怕，怕她或竟會撇我而逝。

華爾麥已經把他底意思告訴你，他要請你和我們永遠在一起，督促他底孩子們底教育。我深信你會同意的。快點來罷；我不會有頃刻的安適，直等到你再和我們在一起。

歐伯夫人致聖普魯

那件事竟會實現。你不能再看見她了！面紗！面紗！尤黎不在世間了！

華爾瑪致聖普魯

我已經讓你愁悶底初期悄然地度過。在我真不應再把細情告訴你，在你也不應再聽這些話。現在我寫到那

you may read.

We were on a visit to the castle of Chilon, guests of the bailli of Vevay. After dinner the whole party walked on the ramparts, and our youngest son slipped and fell into the deep water. Julie plunged in after him. Both were rescued; the child was soon brought round, but Julie's state was critical. When she had recovered a little, she was taken back to Clarens. The doctor told her she had but three days to live. She spent those three days in perfect cheerfulness and tranquillity of spirit, conversing with Madame d'Orbe, the pastor, and myself, expressing her content that her life should end at a time when she had attained complete happiness. On the fourth morning we found her lifeless.

During the three days she wrote a letter, which I enclose. Fulfil her last requests. There yet remains much for you to do on earth.

FROM JULIE TO SAINT PREUX

All is changed, my dear friend; let us suffer

裏，你就念到那裏。

原先是維威的管家，請我們到契郎堡去吃飯。飯後主客一同在壁壘上散步，不想我底頂小的孩子，一滑脚就跌在深濠裏。尤黎一見，跟着也跳下去。兩人都救起；孩子不久就恢復，可是尤黎底情形却很危急。等她稍微復原，我們就送她回格位侖司。醫生來說，她只有三天的苟延。那三天裏，她却十分地愉快，神志也安定。她和歐伯夫人，牧師，我，譚天。她說，她既享着人間的極樂，已很滿足，也應當就此與世長辭了。到第四天的早上，她便氣絕。

在這三天裏，她寫了一封信，我現在轉寄給你。你要滿足她對你最後的要求。在這世上，你還有許多要做的事情。

尤黎致聖普魯

現在一切都已轉換了，我親愛的朋友；我們遭此變

the change without a murmur. It was not well for us that we should rejoin each other.

For it was an illusion that my love for you was cured; now, in the presence of death, I know that I still love you. I avow this without shame, for I have done my duty. My virtue is without stain, my love without remorse.

Come back to Clarens; train my children, comfort their noble father, lead him into the light of Christian faith. Claire, like yourself, is about to lose the half of her life; let each of you preserve the other half by a union that in these latter days I have often wished to bring about.

Adieu, sweet friend, adieu!

故，不要有一聲的怨言。我們縱能重新結合，終是無益的。

要我滅却我對你的熱愛，那原是空想；現在我到臨死的當口，我曉得我還愛着你。我以誓言出此，也並不引為羞愧；因為我已盡我底責任了。我底道德，不會有什末污點，我底戀愛，不會有什麼遺憾。

你回到格蘭侖司來罷；教養我底孩子，安慰他們底好父親，領導他走向基督教的光榮。格蘭也像你，快要失却她底生命底一半；你們如果結合，每人都能保持着其餘的一半。這實在是我近來常常想要促成的。

再會了，甜蜜的朋友，再會！

(本文英) 選著名學文洋西 (版三)

Selected Readings in Western Literature

角二元一價實

編合 冰甫 寒蠡 孫伍

本書所選，有歐美的論文，小說，詩歌，童話，書札，等名著三十餘篇；內容精湛，文字優美，如柏拉圖的「蘇格臘底的末日」，盧騷的「新哀綠綺思」，海涅的「石像」，郭哥理的「外套」，柴霍甫的「打賭」，華盛頓的「別妻書」，霍桑的「抱奢望者」，小泉八雲的「文學中的情緒」和「告別辭」等，更是罕觀的精品，倘不用數十倍於本書的代價，是不易讀到的。每篇均首列中文小序：略述作者的生平，思想，作風，和重要著作；末附註解：凡難字，奧句，習語，廢辭，發音等，詳釋以外，間附例證，實能促進讀者了解英文的能力，閱讀英文的興趣，及引起他們對於文學的愛好。各校採此書為英文課本者，已有二十餘校之多。是以出世不到一年，即已三版，良以此書不特便於學，仰且易於教，誠為不可多得之高級中學英文教本也。

★印有樣本 函索即寄★

舊歡

伍光建譯
實價五角

譯學界老前輩伍先生，譯筆精密，而流暢自然；使讀者非僅捉到了原著的精神，還可以欣賞文字的美妙。但是他所譯的小說，如俠隱記，勞苦世界，山甯等，都是長篇；至於知篇，要算本書是第一種了。共有哈代，霍桑和幾位無名作家的舊歡，離婚，心獄，奪夫，聖水等精品五篇。凡愛讀伍先生譯文者，不要交臂失之。

瘋了

陳大慈著
王夫凡序
二角

瘋了是描寫近代我國女子生活的作品。書中主人公，代表了近代我國女子底一型。她底初時超卓，繼而遷就，終於自毀的行爲，由於作者用巧妙的筆法，寫得細膩勻貼，感人至深。我們讀完了這本瘋了，覺得作者處處地方給予我們種種的暗示，顯出這位女主人公底一生，的確是含有社會性的意義。誰將她造成爲瘋人？作者雖沒有在書中解答我們。可是他毫不着痕跡地提出這一個含有重大意義的問題，給予我們深強的暗示。

近刊文藝書籍

(英文本)

西洋文學鑑賞

孫寒冰
伍蠡甫 合編

孫伍兩先生底西洋文學名著選出版以來，一年之中，重版三次；它底價值，可以想見了！現在兩先生又合編西洋文學鑑賞；純以文學底標準，精選歐美名家傑作數十篇；每篇除附以詳明的註解，去除讀者字句間的困難外，更有闡明透澈的序文，作進一步地喚起讀者對於文學的認識和欣賞。

該書現已付印，出版有期，愛好文學者，幸祈注意！

英漢
對照

歐美小品文精選

伍蠡甫譯

田舍

伊本納茲著

呂平得譯

性教育法

楊冠雄著

實價大洋八角

兩性問題，是人生的一個基本問題，此問題對於整個人格的發展，有莫大影響，教育者，負指導兒童全部生活之責；對此問題尤有深切明瞭之必要，本書根據科學的發現，從教育的立場，作坦白詳明的討論；全書十餘萬言，計分十章，關於教育法之理論與實施，無所不包，內容豐富，誠不可多得之佳構。

萬能的人類

房龍著
伍况甫譯

實價七角五分

本書為世界著名新史學家房龍最得意之傑作，從宇宙說起談到人類耳，目，口，鼻，手足，等部，敘述人類種種的發明；為最有趣味的人類史。今由伍君譯成中文，筆法生動不落枯呆，處處引動讀者之興趣。其他科學書大都失之枯燥乏味。而本書不特可作中學科學常識課本，或歷史的補充讀物之用，抑可作小說讀，內有附圖二十五幅。研究人類史者，當以先觀此書為快也。

